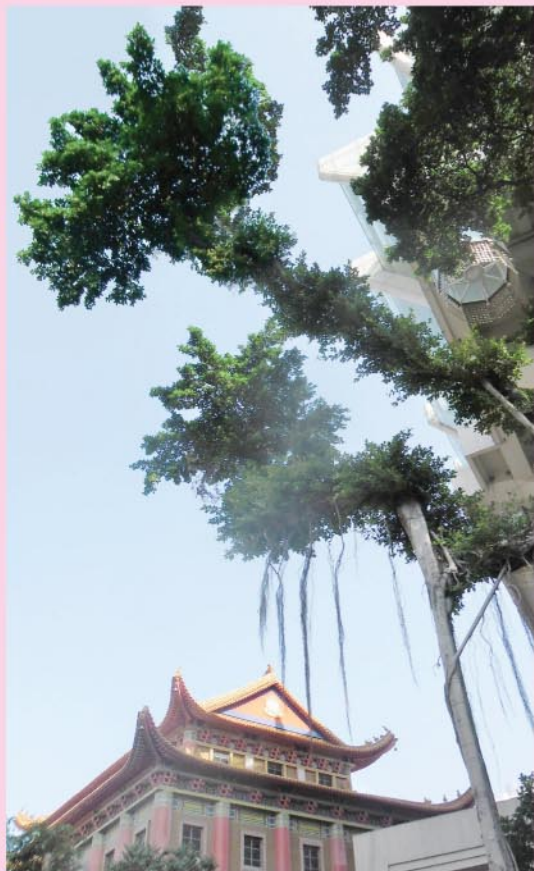




第五十七期 · 2014年1月 逢單月發行

非賣品



雙龍朝拜 馬到功成
新春喜慶 如意吉祥

妙法寺仝人敬賀

修智大和尚談 樂

青楓：人生充滿苦與樂，讓我們細想一下，真的，人的一生就是充滿苦與樂，兩者也經常聯繫在一起，仿佛是一對孖生兄弟。所謂「苦樂參半」，苦與樂真的有數可計的嗎？

修智：有呀，當然有數可計，有所比較便等於有數可計。

青楓：是，比較即是計數，比較長短，比較多寡，比較大小，這就是計數了，那麼，請問大和尚，苦與樂，這條數怎樣計？

修智：我們現在所感受的，無論是苦是樂，都是相對比較之下而言，例如所謂大苦、小苦，本身都是比較而言，是相對的，有一個詞語也很有意思，這是「苦中作樂」，在苦之中，如果我們取其輕者，这不就有樂了嗎？——小苦相對於大苦，便是樂。

青楓：在沙漠裡行走，又飢又渴的時候，真是苦不堪言，忽然有一瓶水讓你喝了，這瓶水於你真有如獲得甘露那樣快樂。

妙法寺有一棵年代久遠大榕樹，近兩年發現它有一個奇特現象：

斜斜伸出的兩橫幹，樹身生長出嫩葉，鋪陳開去，彷彿披一身「龍鱗」。為什麼是「龍鱗」？你看，這兩橫幹的頂部，像不像兩個龍頭？而且都是向着妙法寺萬佛寶殿朝拜似的！——「龍頭」下的幾束氣根，仿如「龍鬚」，越看越神奇，越看越神采飛揚！今年是馬年，雙龍朝拜，謹祝大家馬到功成！

修智：是的，雖然仍然飢餓，但已能止渴，這快樂就是相對比較之下而言。換過另一個角度看，樂極也可以生悲。舉一個簡單例子，天氣酷熱，熱得要命，忽然見到前頭有池水，你跳進水裏，真是快樂無比。但如果要你長時間浸着，一日一夜地浸在水裡，這個樂便會轉化為苦。所以說，我們現在所感受的樂，都不是真樂，都是相對比較之下而有。

青楓：有沒有真樂呢？

修智：我們首先應將苦分拆為身苦與心苦。身苦乃往昔所作諸惡業而現受諸果報。明此道理，對治身苦，以醫葯治療之，且不怨天尤人，則無心苦。遠離貪瞋痴，在沒有相對比較之下

才可得樂！

心經：「以無所得故，菩提薩埵，依般若波羅蜜多故，心無罣礙，無罣礙故，無有恐怖，遠離顛倒夢想，究竟涅槃」。心境沒有任何罣礙，才可得樂。如果對外境有所攀緣取著，這便有苦。所以說：放下、自在、解脫、安樂。

心經亦說：「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這就是不在相對比較之下，無所攀緣取著，這樣才能得樂。

涅槃經：「諸行無常，是生滅法，生滅滅已，寂滅為樂」。



綻一身燦爛—— 蒜香藤

也許你見過這種花朵，可就說不出它是什麼花？——它，名叫蒜香藤。名字的來由，是它的花朵及葉片搓揉之後會散發出一股大蒜似的氣味，故被命名為蒜香藤。藤，是指它的形態，它屬藤本植物。此花又名紫鈴藤，同樣是「呼形喝象」，花形似鐘鈴而又屬紫色。其實，它的花朵也有一個色彩變化，開始時是粉紫色，慢慢變成粉紅色，變白後才凋謝。栽種容易，可以扦插方法繁殖。

蒜香藤喜歡陽光，開花期一般在春秋兩季，紫紫紅紅，十分燦爛，如果用它來布置花架、籬牆，很美觀。在妙法寺假山上垂下來的這串蒜香藤，多好看！

通告

農曆十二月初八日至十四日（1月8日至1月14日）

上午 9:00 至 11:30 禮法華寶懺

下午 1:30 至 3:30 禮法華寶懺

農曆十二月十五日（2014年1月15日）

上午 9:00 至 11:30 虔供 三寶諸天

下午 1:30 至 3:30 虔禮 大悲寶懺

下午 5:30 至 8:00 大蒙山甘露法食

新春初一子時（1月30日 晚上 23:00）

虔禮 大悲寶懺

新春初一日至初三日（1月31日至2月2日）

上午 9:00 至 11:30 藥師普佛祈福

下午 1:30 至 3:30 虔禮 藥師寶懺

新春十五日（2月14日）

上午 9:00 至 11:30 虔供 三寶諸天

下午 1:30 至 3:30 虔禮 大悲寶懺

下午 5:30 至 8:00 大蒙山甘露法食

以上功德，祝願

佛光普照 法輪常轉 道場興隆 社會和諧

國泰民安 風調雨順 歲時順遂 如意吉祥

福曜常照 善業增長 災消障除 合家平安

供燈/供花/供果/供齋功德，請儘早到本寺辦事處登記。

「時裝表演」？



讓我們細心觀察一些植物生長，可能會發現它們在生長過程中有所變化，特別是花朵。

妙法寺栽種的數十株「沙漠玫瑰」，過去幾年來所開的花都是粉紅色的，像一隻隻粉紅色的喇叭，但今年所見，其中有好幾株却同時生長出色彩不同的花朵，是鮮紅色的，而且花瓣雖同樣是星形，但花瓣却是尖形頂的，這與原有的圓形便很不同，花型也較大。

有信眾見狀，倒有一個有趣說法：它是換一換新裝，搞個時裝表演給你看！——「沙漠玫瑰」嘛，沙漠總是單調靜寂的，搞個「時裝表演」也好。



業障

一切惡業得解脫，是名「業障得解脫」。

若三種障：煩惱障、業障、報障；何以捨二障，但說業障？

三障中業力最大故；積集諸業乃至百千萬劫中，不失、不燒、不壞，與果報時不亡。

是諸業能久住，和合時與果報；如穀草子在地中，得時節而生，不失不壞。

是諸佛一切智，第一尊重，如須彌山王，尚不能轉是諸業，何況凡人！如偈說：

生死輪載人	諸煩惱結業	大力自在轉	無人能禁止
先世業自作	轉為種種形	業力最為大	世界中無比
先世業自在	將人受果報	業力故輪轉	生死海中迴
大海水乾竭	須彌山地盡	先世因緣業	不燒亦不盡
諸業久和集	造者自逐去	譬如債物主	追逐人不置
是諸業果報	無有能轉者	亦無逃避處	非求哀可免
三界中眾生	追之不暫離	如珂梨羅刺	是業佛所說
如風不入實	水流不仰行	虛空不受害	無業亦如是
諸業無量力	不逐非造者	果報時節來	不亡亦不失
從地飛上天	從天入雪山	從雪山入海	一切處不離
常恒隨逐我	無一時相捨	直至無失時	如星流趣月

以是故，說「一切諸業障悉得解脫」。

（《大智度論》研習之二十一） **釋修智**（妙法寺住持）



明天的落葉

一位住在農莊裡的小男孩，他家門前有一大片樹林。秋冬之際，樹葉落了一地。父親囑咐他每天上學前將樹葉打掃乾淨。男孩每天天剛亮就起床掃落葉，感到是一件苦差。

有一天，男孩忽然想到了一個好主意，那就是掃地之前，先將樹使勁地搖動，這樣就可以將第二天的樹葉搖下來。如此一來，豈不省事許多？這個主意令男孩興奮不已，於是他起了個大早，掃地之前使勁地將搖了又搖，要把第二天的葉子先搖落下來。

第二天，他起來後到門前一看，依然是落葉滿地。男孩傻了眼，可他還不死心，依然抱着樹搖了又搖。但無論男孩怎樣用力，翌日清晨，總仍會看到滿地的落葉。男孩站在落葉中，突然醒悟到無論今天怎樣用力，明天的樹葉還是會落下來。明天的太陽也會依舊升起。他終於明白：無論自己未來有怎樣遠大的理想，活在當下、活在今天才是最實在的生活態度。

李焯芬（香港佛教學院院長）



夢時安樂果行相

『『若於夢中，但見妙事：見諸如來，坐師子座，諸比丘眾，圍繞說法。又見龍神、阿修羅等，數如恒沙，恭敬合掌，自見其身，而為說法。又見諸佛，身相金色，放無量光，照於一切，以梵音聲，演說諸法。佛為四眾，說無上法，見身處中，合掌讚佛，聞法歡喜，而為供養，得陀羅尼，證不退智。佛知其心，深入佛道，即為授記，成最正覺：汝善男子！當於來世，得無量智，佛之大道，國土嚴淨，廣大無比，亦有四眾，合掌聽法。又見自身，在山林中，修習善法，證諸實相，深入禪定，見十方佛。……』《妙法蓮華經·安樂行品》

「四安樂行」之「夢時果」，是指行者於睡夢中的行相，亦有五種：

因修清淨善行之故，心無惡想。若於夢中，其相亦善，但見佛法勝妙之事，乃有以下五位果相：

（一）夢入十信位：心存佛國，見諸如來，坐師子座，廣說大法，諸比丘眾，圍繞恭聽。又見天龍八部諸神等，如恒河沙數，恭敬合掌。自見其身，為眾說法。

（二）夢入十住位：又見諸佛金色身相（身輪），放無量光，普照一切（意輪），以淨梵音，演說諸法（語輪）。又見佛為四眾，說無上法，自見其身，處佛會中，合掌讚佛，聞法歡喜，而與供養，得陀羅尼總持門，證不退智。佛知其心，已深入於佛道，即為授記，汝善男子！當於來世，必得成最正覺，得無量智，證無上道，國土嚴淨，廣大無比，亦有四眾弟子，恭敬圍繞，合掌聽法。

（三）夢入十行位：又見自身，在山林中，修習善法，四安樂行。

（四）夢入十回向位：因修獲證，悟諸實相。

（五）夢入十地位：入於甚深禪定，定中見十方佛。

行者於夢中歷此菩薩五十位後，必能八相成道，究竟當得作佛。經中原頌尚有一段，敘事頗詳，文長不錄，請自檢閱。

因此，一乘行者精進修習，一切果相，均於夢中先時顯現。（《妙法寶藏》之五十七） **釋素聞**（妙法寺秘書長）



無求與品高

在的士上，司機開了收音機，正播出一則議員在議會上大鬧的「人間鬧劇」。

連這位司機也為之搖頭曰：有些人，為了自己利益，什麼事也可以做出來，擺出一副理直氣壯的樣子，其實是滿咀歪理。人到無求品自高，這些人什麼時候才能無求？」

他最後的問句，一方面是自言自語，另一方面是希望我這個乘客發表意見。

對於那些為一己私慾而妄顧大眾利益者，我一向十分鄙視。有些人，你連「人到無求品自高」也無謂對他說的，貪念之重，又怎會到「無求」呢？有億萬家財，他又會求十億；十億之後，他會說：「點解我唔係百億富豪！」對於「權力慾」、「情慾」、「物慾」等等無不如是，都是無休無止的需索，這又如何做到「無求」？

「人到無求品自高」這句話誠然也不錯，但我總覺得有點不妥，為何要到「無求」品才「自然地」高呢？如果是這樣的話，恐怕永遠也高不起來。就因為這句話把先後次序倒轉了。

我們不必另找句子，就把這句話的「字語」拆開來重組便是。

重組之下，這句話可以這樣——「人到品高自無求！」

品格高了自然少了貪慾，你不會再去求什麼！

無慾無求，多自在！

陳青楓（妙法寺文教發展總監）

中阿含經 七法品 漏盡經

我聞如是：一時，佛遊拘樓瘦，在劍磨瑟曇拘樓都邑。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以知、以見故諸漏得盡，非不知、非不見也。云何以知、以見故諸漏得盡耶？有正思惟、不正思惟。若不正思惟者，未生欲漏而生，已生便增廣；未生有漏、無明漏而生，已生便增廣。若正思惟者，未生欲漏而不生，已生便減；未生有漏、無明漏而不生，已生便減。

然，凡夫愚人不得聞正法，不值真知識，不知聖法，不調御聖法，不知如真法。不正思惟者，未生欲漏而生，已生便增廣；未生有漏、無明漏而生，已生便增廣。正思惟者，未生欲漏而不生，已生便減；未生有漏、無明漏而不生，已生便減。不知如真法故，不應念法而念，應念法而不念。以不應念法而念，應念法而不念故，未生欲漏而生，已生便增廣；未生有漏、無明漏而生，已生便增廣。

多聞聖弟子得聞正法，值真知識，調御聖法，知如真法。不正思惟者，未生欲漏而生，已生便增廣；未生有漏、無明漏而生，已生便增廣。正思惟者，未生欲漏而不生，已生便減；未生有漏、無明漏而不生，已生便減。知如真法已，不應念法不念，應念法便念。以不應念法不念，應念法便念故，未生欲漏而不生，已生便減；未生有漏、無明漏而不生，已生便減也。

有七斷漏、煩惱、憂惑法。云何為七？有漏從見斷，有漏從護斷，有漏從離斷，有漏從用斷，有漏從忍斷，有漏從除斷，有漏從思惟斷。

云何有漏從見斷耶？凡夫愚人不得聞正法，不值真知識，不知聖法，不調御聖法，不知如真法，不正思惟故，便作是念：我有過去世？我無過去世？我何因過去世？我云何過去世耶？我有未來世？我無未來世？我何因未來世？我云何未來世耶？自疑己身何謂是？云何是耶？今此眾生從何所來？當至何所？本何因有？當何因有？彼作如是不正思惟，於六見中隨其見生而生真有神，此見生而生真無神，此見生而生神見神，此見生而生神見非神，此見生而生非神見神，此見生而生此是神，能語、能知、能作、能教、能

起、教起，生彼彼處，受善惡報；定無所從來，定不有、定不當有。是謂見之弊，為見所動，見結所繫，凡夫愚人以是之故，便受生、老、病、死苦也。

多聞聖弟子得聞正法，值真知識，調御聖法，知如真法，知苦如真，知苦集、知苦滅、知苦滅道如真。如是知如真已，則三結盡，身見、戒取、疑三結盡已，得須陀洹，不墮惡法，定趣正覺，極受七有；天上人間七往來已，便得苦際。若不知見者，則生煩惱、憂惑；知見則不生煩惱、憂惑，是謂有漏從見斷也。

云何有漏從護斷耶？比丘！眼見色，護眼根者，以正思惟不淨觀也；不護眼根者，不正思惟以淨觀也。若不護者，則生煩惱、憂惑；護則不生煩惱、憂惑。如是耳、鼻、舌、身、意知法。護意根者，以正思惟不淨觀也；不護意根者，不正思惟以淨觀也。若不護者，則生煩惱、憂惑；護則不生煩惱、憂惑，是謂有漏從護斷也。

云何有漏從離斷耶？比丘！見惡象則當遠離，惡馬、惡牛、惡狗、毒蛇、惡道、溝坑、屏廁、江河、深泉、山岩、惡知識、惡朋友、惡異道、惡閭裡、惡居止，若諸梵行與其同處，人無疑者而使有疑，比丘者應當離。惡知識、惡朋友、惡異道、惡閭裡、惡居止，若諸梵行與其同處，人無疑者而使有疑，盡當遠離。若不離者，則生煩惱、憂惑；離則不生煩惱、憂惑，是謂有漏從離斷也。

云何有漏從用斷耶？比丘！若用衣服，非為利故，非以貢高故，非為嚴飾故；但為蚊虻、風雨、寒熱故，以慚愧故也。若用飲食，非為利故，非以貢高故，非為肥悅故；但為令身久住，除煩惱、憂惑故，以行梵行故，欲令故病斷，新病不生故，久住安穩無病故也。若用居止房舍、床褥、臥具，非為利故，非以貢高故，非為嚴飾故；但為疲倦得止息故，得靜坐故也。若用湯藥，非為利故，非以貢高故，非為肥悅故；但為除病惱故，攝御命根故，安穩無病故。若不用者，則生煩惱、憂惑；用則不生煩惱、憂惑，是謂有漏從用斷也。

云何有漏從忍斷耶？比丘！精進斷惡不善，修

善法故，常有起想，專心精勤，身體、皮肉、筋骨、血髓皆令乾竭，不捨精進，要得所求，乃捨精進。比丘！復當堪忍饑渴、寒熱、蚊虻蠅蚤虱，風日所逼，惡聲捶杖，亦能忍之。身遇諸病，極為苦痛，至命欲絕，諸不可樂，皆能堪忍。若不忍者，則生煩惱、憂惑；忍則不生煩惱、憂惑，是謂有漏從忍斷也。

云何有漏從除斷耶？比丘！生欲念不除斷捨離，生患念、害念不除斷捨離。若不除者，則生煩惱、憂惑；除則不生煩惱、憂惑，是謂有漏從除斷也。

云何有漏從思惟斷耶？比丘！思惟初念覺

支，依離、依無欲、依於滅盡，趣至出要；法、精進、喜、息、定，思惟第七捨覺支，依離、依無欲、依於滅盡，趣至出要。若不思惟者，則生煩惱、憂惑；思惟則不生煩惱、憂惑，是謂有漏從思惟斷也。

若使比丘有漏從見斷則以見斷，有漏從護斷則以護斷，有漏從離斷則以離斷，有漏從用斷則以用斷，有漏從忍斷則以忍斷，有漏從除斷則以除斷，有漏從思惟斷則以思惟斷，是謂比丘一切漏盡諸結已解，能以正智而得苦際。

佛說如是，彼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哭與不哭

有位老人家，妻子死了，他嚎啕大哭。

鄰居一漢子看見，說：「人都死了，哭有什麼用！」

他止住了哭，呆呆地坐着。

那鄰居的妻子見狀，却說：「你看，你妻子與你同艱共苦幾十年，今天死了，你不哭！」

——哭還是不哭？

這老漢苦惱了一陣子，猛然想起古時一位禪師（大珠慧海）的話：「餓了便吃飯，睏了睡覺去！」

哭與不哭，與別人有什麼相干！當下，他不禁苦笑了一聲！

「你看，你看！」鄰居又說話了：「妻子死了，他還在笑！」

老漢聽罷，再大笑兩聲。

“眼光銳利”

蘇東坡與佛印禪師這對好友喝茶閒聊。

蘇說：“佛老呀，你看我像什麼？”

佛印：“我看學士你，像一尊佛！”

佛印禪師心廣體胖，又穿著一襲黑色僧袍，他這樣坐着，蘇東坡哈哈大笑曰：“我看你嘛，倒像一堆牛屎！”

佛印微笑不語。

蘇東坡則沾沾自喜，大抵他認為自己眼光銳利。

其實，所謂“眼光”者，“心眼”而已，心中這樣想便會這樣看。

我們談論別人，包括挑剔別人的作品，往往也會這樣“眼光銳利”。

（上述“蘇東坡故事”，相信也祇是把人物套上去而說的故事吧！蘇學士又怎會如此短視。）

教化

佛門小故事，有兩則都很感人——

小僧晚上偷出寺門，午夜翻圍牆而回。牆高，好像有人用肩膊墊着他，待他安然落地時一看，嘩，不得了，原來用肩膊墊他的是住持老和尚。

老和尚平靜地說了一句話便自行回去，這話是：「天氣涼了，下次晚上出外記得穿件厚衣服！」

這小僧當然再沒有偷出寺門的「下次」。

另一則故事——

小僧摸到方丈室偷竊，把錢拿走，住持見狀祇說了一句：「你這就走了？連一聲多謝也沒有嗎？」

小僧慌了，隨即說一聲「多謝」便匆匆逃去。衙門捉到了小僧，方丈却對官差說：「他沒有偷呀，錢是我送給他的，所以他臨走時說了一聲多謝！」

從此，這小僧真的洗心革面。



壇經密碼之二

“六祖壇經”，簡稱“壇經”。

此“經”對於佛教來說，真是繞有深意與新意的別具一格。但如果說它“離經叛道”，則似乎過火。它不但沒有違背佛教精神，且能結合實際而大大地有所發展。時下注釋“壇經”的著作，沒有一百本亦有數十了，筆者倒想試從另一個角度來思考這本影響深遠的真正巨著。

青楓謹識

菩提在哪？

如果你有留心書店的書架，當知道佛教書越來越多，而且佛書之中又以「禪」的書本佔一個大比例；再分下來，在有關禪書的欄目裡，「壇經」部分頗惹人注目，其數量之多，不下於「金剛經」、「心經」。這三經都屬於佛學裡「空」性部

論「空」，必然與「心」聯繫在一起。

無論是壇經、金剛經還是心經，都是以「心」作為核心的論述。在研讀這三經之後，我們倒可以分別用四個字去說明它的中心思想——

心經，講的是「心無罣礙」；

金剛經，講的是「心無所住」；壇經呢？顯然地它講的就是「心本具足」。

壇經不是佛經，但它所表露的智慧却重要地影響着我們，不但影響我們的生活態度，甚至可以說是改變了我們的一生！——可以肯定，世上已有不少人因學習了壇經而脫胎換骨地改變了自己。

有人形容：壇經裡所說的道理，簡直就是佛教的一場大革命。

我們其實也不必用「革命」這樣刺激的字眼來形容壇經的新觀點，何妨「溫和」地說：壇經是適應了中國國情、民族文化而作出了改良發展，在原有的佛教基礎上大大的跨前一步。

——單是那一句「佛性是心本具足，不假外求」，已經是石破天驚的啟悟。

我們閱讀壇經，也許在開始時對那重要的一句話語忽略了，但當我們反反覆覆地消化了壇經內容之後，終會忽然醒悟到原先這句話在整部壇經裡的重要性。

這究竟是怎樣的一句話？

原來，惠能大師升座講經時，第一句話便「點題」了。一開始他便把要講的要點說了出來，祇是大家可能未進入「狀態」而走了眼。

惠能說：「菩提自性，本來清淨，但用此心，直了成佛。」

這一開始便告訴我們：「佛性這清淨心，每個人早已具備，是用不着向外求！」

兩千年下來，人們還是「求神拜佛」。

千年前的惠能已告訴我們：「明心見性，心即是佛，而且每人本已具足，你向外求甚麼？要求，便求自己好了！」

當然，求自己也得有條件的。條件便是他說的「本來清淨」，我們的心，本來是清淨的，是「不思善，不思惡」的清淨，但塵世間，塵土飛揚，心也早

已蒙塵了，學習佛法，譬如學習壇經吧，整部壇經其實就是教導我們、引導我們如何令自己心之清淨，對定與慧有新的看法也好，對「枯坐式」的禪坐徹底否定也好，無非講的都是求內心清淨的心法，而且是心本具足。

寫至此，忽然聯想起戲劇裡包拯開封府升堂。惠能開壇講經，一開始就像包公把驚堂木重重地一拍，「嘭」的一聲後，惠能唱曰：「菩提祇向心覓，何勞向外求玄！」（這句話在壇經「疑問品」一段可以找到。）

惠能 · 梁楷 · 禪畫

梁楷，南宋畫院著名畫師，但他不像其他畫院畫師那樣拘謹，他的生活作風，一如他的畫風，簡、放、無拘無束，最著名的作品，當是那幅「潑墨醉仙圖」。其實，他為人津津樂道的名作，還有好幾幅，如「六祖截竹圖」、「六祖破經圖」均是。這兩幅禪畫都被收藏於日本。這裡不妨多說一兩句：儘管歷代以來繪畫的禪畫並不少，但受重視的程度大大地比不上文人畫，受冷落了，反而日本方面對中國禪畫珍而重之。唐宋以來，好些來中國研習佛理的日本僧人，他們回國時都順道帶走一些有份量的中國禪畫。今天，我們要想欣賞出色禪畫，祇好到日本博物館去了。

梁楷寫六祖惠能「破竹」、「破經」水墨畫都藏在日本。

梁楷這幅「六祖截竹圖」，一向的解讀都是以惠能破竹來譬喻他對佛理的直接理解，直接了當地明心見性，就好像破竹那樣手起刀落，明快，不拖泥帶水。這樣的「解讀」你以為如何？同意否？倒是另一幅「破經圖」，則是明明白白地突顯了它的主旨。

圖中所見，惠能把經書撕破，如果你理解為：這是把佛經「廢掉」（破經），那是大錯特錯吧！它的「破經」是告訴我們對佛理不要執著，要用一種革新精神，從新的角度去理解佛理——這便是「破經」。

這是一幅喻意深長的禪畫，也正是這幅「惠能破經圖」充分的、畫龍點睛地表達出「六祖壇經」的精神所在，如果我們沒有好好地體會「壇經」精神，則不會欣賞到梁楷這幅「破經圖」的精妙處。

再讓我多說一句：我們看到梁楷這幅作品，可以理解到什麼叫做「禪畫」。禪畫，絕對不是描畫佛像、描畫菩薩像之類的作品，這些是屬於「宗教畫」。真正的禪畫，是講求內涵的，也同時在追求心中意境，在畫面結構上，它比較接近「文人畫」的一些表現方法，以簡潔明快的筆觸出之，這本身就具「禪意」。





靳埭強談「刻意求自然」

社會上有所謂「江湖地位」。

何謂「江湖地位」？不是你把聲夠大，不是你個樣夠惡，也不是什麼財雄勢大，「江湖地位」是指在這行業裡有真正實力，有真正影響力，受行內人士尊重，這才稱得上「江湖地位」吧！

設計行業裡「靳埭強」這名字是絕對的有「江湖地位」，有人甚至稱他是香港設計行檔裡的「教父」。用「教父」這名稱，真有點兒黑社會味道，何況還加上「江湖」兩字？其實，靳埭強先生既無「江湖味」，其外表更加的貌不似「大佬」，他實際上是一位和藹可親、平易近人的藝術家。以上的種種稱謂無非是人們對「靳叔」的一份親切招呼而已。

靳埭強在大江南北接受過無數次訪問，人們對他的經歷也不陌生，包括他曾經娓娓道來的「裁縫生涯」。

我跟「靳叔」交談不多，每次總是在畫展場

合遇上時匆匆的交談幾句，大家都忙，見面時便客氣話少說，單刀直入談一些書畫感受。

靳埭強有一句話我非常的認同，不但緊記於心，與畫友談話時還不時引用他說的這句話。

——什麼話？

「靳叔」說：「我們寫畫，其實就是刻意求自然！」

是呀，「刻意求自然！」自然，是我們追求的方向與目的，但如何才能達到呢？那就是通過藝術手段去爭取了，這「藝術手段」不就是「刻意」嗎？

有些畫友聽到我介紹靳埭強說的這句話，却不以為然。他們一聽到「刻意」兩字便先入為主地以為解作什麼「故意」、「造作」之類，其實，我們稍為深思一下：所謂「刻意」不就是指表達手段嗎？小孩子的「自然」是一種天然，不是藝術，但如果你這作品能給人一個不修飾、不造作的感覺，那就是成功的藝術效果。這不正正

是我們刻意的追求嗎？所有藝術無不如此，且讓我再進一步闡釋一下——

這裡通過藝術手段而出現的「自然」，也不僅僅是我們面對的自然，它實際上是我們心中的自然了，這好比古代一位禪師說：「如今見山又是山，見水又是水！」這個「又是」，已經不是眼前的山山水水了。

這是心中的「山水」。

前些日子，在一個慈善畫展上又遇上靳兄，第一時間與他談的，是不久前在高志森微博上看到的一則訪談。

「靳叔」在節目裡說：「牢牢記着呂壽琨老師的一句話：師古、師自然、師心！」這天看畫展剛好站在靳埭強一幅作品前談話，他指着這作品說：我就是本着這理念搞創作的，這幅作品是把書與畫結合起來，是從心裡出發。」

「師古、師自然、師心」，我個人以為，一切從事書畫創作的人，都應該朝着這方向拾級而上。呂壽琨先生這「七字真言」，看來是從北宋大畫家范寬的畫理啟悟過來的，范寬說：「吾與其師古人者，未若師諸物也；吾與其師於物者，未若師諸心。」（見鄭朝、藍鐵合著的「中國畫與藝術技巧」，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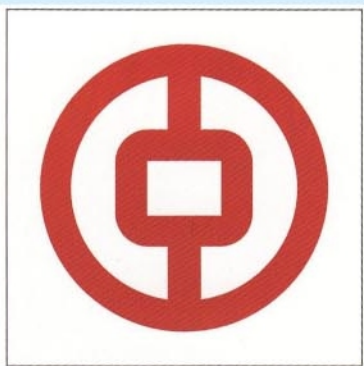
范寬是直指創作，呂壽琨則是指出一個學習的楷梯，而兩者目的是一致的——「師心」，我們甚至可以把這畫論放在佛理上看。

范寬是明心見性，即心即佛，一超直入如來地的南宗頓悟。相對而言，呂壽琨所言的「師古、師自然、師心」，就好比北宗的漸悟，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

無論如何說，重要的就是這一點——「師心」。

靳埭強所引用其師呂壽琨先生說的「師古、師自然、師心」，值得我們好好思考。

陳青楓



中資銀行的這個標誌，正是靳埭強設計上一個經典之作。簡約、有內涵，特別是對文化的體會，這都是設計上精妙之點。

期待梁棠的「心畫」



年紀大了，首要重視的是身體。身體不僅是工作的本錢，身體是我們所有一切的原動力。

過去一年，梁棠大兄身體違和，經過一番調理後已康復過來。前些日子與他茶聚，看到他一派閒適，可喜可賀；隨後到他的畫室繼續聊天。梁棠是一位閒不來的人，身體稍為康復，他又「動手動腳」了——動的是畫筆，年紀畢竟大了，不再去弄那些搬搬抬抬的石雕木柁。

梁先生告訴我：新春過後，他有一個「個展」。「個展？好呀，這是我期待已久的期待！」一個書畫人最想做的是，就是希望辦「個展」。書畫朋友都曉得，辦展覽，不是要表現什麼，而是通過展覽來一次學習的匯報，另一方面是與畫友們的文化交流。



梁棠作品展定於二〇一四年二月二十八日至三月二日，假香港中區大會堂高座舉行。

梁先生說，這次作品展除了香港、澳門、內地的風光畫作外，其中較重要的展出是一系列的世界各地風貌。

他拿出這些畫作照片給我看，內裡有悉尼歌劇院、比薩斜塔等等，有數十幅之多，可以想像屆時這個畫展定會很熱鬧。

梁棠畫作有一個很大特色，是中西結合。他是「香港美專」出身，年輕時也畫過不少廣告畫，他也像那一輩子的「藝專學生」一樣，都是十分重視寫生與物象準確造型，如歐陽乃霑、陳球安等無不如是。在過去半個世紀以來，梁棠都沒有放棄這些寫實描繪，他再把這些「寫實」融入國畫的筆墨去，眼前所見這些各地風貌作品便是這樣一種中西結合的風格。

這風格是「可取」還是「不可取」呢？與同在一起「聊畫」的幾位畫友討論起來。其實這也沒有所謂可取與不可取的，重要的是要處理得好吧！當處理得好之時，便不存在可取與不可取的問題。——一切藝術的取捨，無不如此。

看着梁棠這些技巧純熟的各地風貌畫作，我倒有一點個人看法。

——梁先生在原有的中西畫基礎上，實在可以進一步地有所提昇，譬如更注重國畫的處理方法，從寫實中提取出內在的精神聯繫，有想像空間的「留空」。我看這樣的「經營」會有另一種可觀。

我這樣的「提議」，最主要一點是看到梁先生有堅實的筆墨基礎，不僅是物象的造型，也同時是國畫的「筆墨」。這裡讓我刊登他兩幅純以「國畫筆墨」經營的作品，可以看出他本來就是個中好手，他書法也寫得好，也熱衷於印刻，是一位較全面的畫人，在今天的香港畫壇十分難得。

北宋范寬說：「與其師物，不若師心！」

今天梁棠該是寫「心畫」的時候了。



黃榮揚・九十八歲的「蠅頭小楷」

屯門文藝協進會經常在屯門大會堂辦書畫展，每次展出，例必見到一位老先生，畢直着身子在書畫桌上寫其蠅頭小楷。

說他是「老先生」，是真「形神兼備」。他的老，不是甚麼「老態龍鍾」，而是藏神斂氣的老。

老先生真夠老，今年九十八歲了！他是誰？退休後在社區中心擔任長者義務書法導師的黃榮揚是也！與他談話，你用不着湊在他耳邊，也不必放慢節奏，他說話的節奏比你快。

就是這樣一位老先生，堅持寫蠅頭小楷，堅持了七十多年，今天仍然這樣地每日寫上三小時。

黃老先生說：「我寫小楷，開始時是因為工作所需，二十餘歲便在政府機構裡擔任秘書，文件往來全是要一絲不苟的正楷，寫得多了，越寫越有興趣，無論甚麼環境都堅持下來，這樣寫上七十多年了！」

黃老說：「我寫小楷有個經驗，是先吸一口氣才動筆，待停筆時才呼氣。」

「噯？這就是一氣呵成了！」

「對、對，一氣呵成，寫字就是這樣，這是我

的健身養生之道。」

九十八歲的人仍能寫蠅頭小楷，當今之世恐怕沒有多少人。黃老畢業於復旦大學，那是軍閥年代，說起那年代，哈哈，九十八歲的老人還會「媽媽有聲」：「超——我經過五日京兆呀！」

「甚麼五日京兆？」

「我舅父買官，做個甚麼電報局長，我跟隨左右，未上任，他便叫我刻定三十個圖章，隨便用甚麼姓名都可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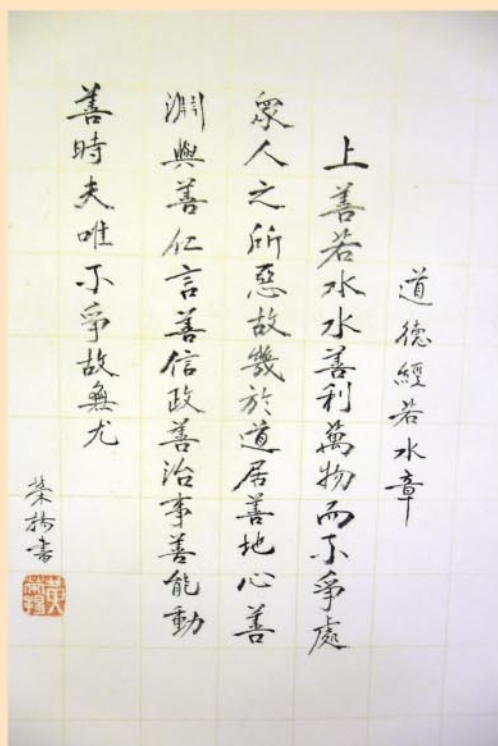
「用來做甚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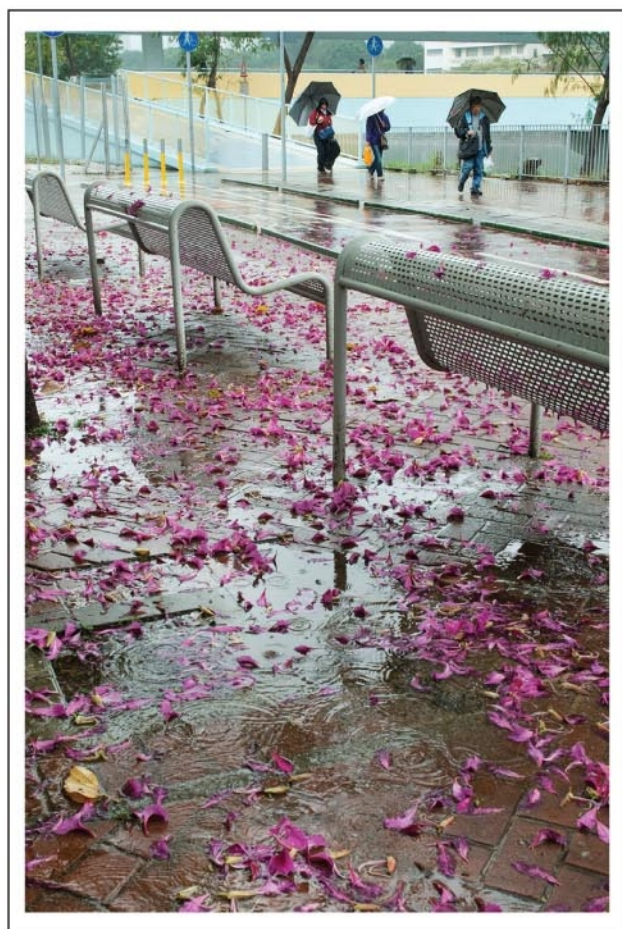
「這叫做食額，到時用來蓋章支錢也！既用錢買官，自然希望早日本利歸還啦，但，超——，做了五日，我舅父接到上頭指令，要調任另一個職位！」

「噯，怎麼回事？」

「還有怎麼回事，有人出更高價錢買電報局長這個官位，你就要調走啦！我上班五日無得撈，咁就係五日京兆矣！超——」

「小楷黃」又再「超聲四起」。





落花不是無情物 ——看李志榮攝影作品

「影痴」李志榮，拿着相機不但是走遍香港的大街小巷，也可以說是走遍大江南北。不久前，他撥來電話：「飲茶聊天！」與他茶聚，其實其中一個重要「課題」，還是看看他的近作！

——數碼相機，真是偉大發明，不再有甚麼沖晒相之舉，就在平板電腦上一幅接一幅的瀏覽，可以說一句：「不亦快哉！」

李志榮剛從杭州回來，這次是專誠到江南一帶拍攝梅花，看到這一幅幅傲雪寒梅，真是忍不住向他講一聲：幾時跟你一起去看梅花！

志榮大兄說：要看好東西，不一定「遠走他方」，我們身邊也時有發現。你看、你看——他的電腦板呈現出一幅「落英繽紛」的佳作。「啊呀，真是落花不是無情物！」

看着畫面，立即聯想到這詩句。這實在是一幅好作品，特別喜歡這構圖，前大片是主題的水中紫荊花，後方幾個站立着的人，豐富了畫面。（滿地都是紫荊花，可有感慨？）

李志榮說：「這是前兩天晨早我在雨後拍攝的，地點就是屯門。」

拍照也像寫畫一樣，留心觀察周遭事物，往往會有很好收穫，當然你必須具備「藝術眼」。



閑與閒

閑與閒兩字，有甚麼不同？我們平日寫起來是閑閒相通，譬如你說：「得閒死唔得閒病」，這個「閒」字也可寫作「閑」。

不過，從「說文」裡我們可以看到，源起之時也有所不同。這個「閑」字，指遮欄，用作門內遮欄的都是用木造的，所以這個「閑」字是門中藏木。至於那個「閒」字呢？實在很有意思，怎樣才算得上閒（譬如你說「偷得浮生半日閒」）？原來這形象化之外還帶着一點心理素質！——從門內空隙窺月，這才能說得上一個「閒」字。

今天，在閑閒相通之下，任你怎樣配搭也可以，但如果指一些規範限制，還是用這個「閑」字較恰當，譬如「不逾閑」。

一個「閒」字，可以好壞兩說。講人家「閒話」，或者「游手好閒」、「閒得無聊」之類，都不是好事，但心境澄明、放下自在的「閒」呢？倒是閒得像門內窺月、「心中藏月」那樣欣喜；如果在明月當頭之下，你感悟到眼前是「洒一地清輝」，這是真真正正的「閒」了。

王安石詩：「山花落盡山常在，山水空流山自閒」，這是禪詩，能夠從讓歲月沖洗仍巋然不動的山而悟出一個「閒」字，是菩提智慧。

妙法通訊流通處

元朗三聯書店
新界元朗青山公路49-63號

友生昌筆墨莊
九龍油麻地西貢街3-5號昌華商業大廈3樓

文聯莊
香港中上環永吉街29/30號恒豐大廈2樓

妙法寺 新界屯門藍地

佐敦商務印書館
九龍佐敦道13號華豐大廈地下

康怡商務印書館
香港鰂魚涌康山道1號康怡廣場2樓

屯門商務印書館
新界屯門時代廣場南翼二樓21/22舖